

「西方宰制、媒體中心」的運動全球化*

劉昌德**

摘 要

文化全球化並不是一個平等的文化傳散結果，而是具有「方向性」的支配過程。本文以運動作為文化全球化的一個例子，質疑當前文化全球化的主流論述。透過文獻探討，本文分析運動全球化現象的特性、以及媒體在當中扮演的角色，並廓清目前運動全球化部分論述的偏頗之處。以全球化鉅觀歷史架構為經、佐以語言全球化的擴散模式為緯，本文歸納指出，十九世紀的運動全球化動力為殖民帝國的擴張、當代的動力則為跨國企業的利潤驅力，兩者都是資本主義擴大積累邏輯的產物。其次，運動全球化的主要擴散管道，過去為殖民帝國的教育體系，當代則為西方世界主宰的跨國媒體。當代的運動全球化，是一個以「西方\媒體」為中心的全球文化。因此，本文主張重回世界體系的視野，分析媒體與運動及文化全球化的關係。

關鍵詞：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國主義、運動、運動全球化、媒體與運動。

* 感謝三位匿名評審之寶貴意見。本文以 2002 年 6 月 30 日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2002 年研討會》之〈西方\媒體中心的運動全球化：霸權宰制下的全球文化〉一文修改而成，也感謝研討會兩位匿名評審、及會中參與者提供的意見。疏漏之處，仍由筆者承擔所有文責。

** 作者現為美國天普大學 (Temple University) 大眾媒體與傳播研究所 (Mas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博士生。Email: chadliu@temple.edu, chadliu@hotmail.com。

壹、引言與研究問題

打開台灣的有線電視運動頻道，在球季中幾乎每天都有機會看到美國職業籃球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簡稱 NBA) 的球賽實況直播。網路上的運動討論區與 BBS 站，也隨時有台灣球迷大談數小時前才剛結束的 NBA 賽事內容。一項在北美洲舉行的職業球賽，可以如此即時且持續地傳布全球，我們是否可以因此說這項運動文化已然全球化？媒體中介的跨國性球賽轉播與無遠弗屆的網路討論，是否可以視為運動全球化的一項表徵？這個問題，必須放在文化全球化的論述中理解。

全球化論者 Featherstone (1990) 描述文化全球化，指出其具有數個趨勢，包括相關的跨國性組織不斷增設、文化交流趨向全球性、以及全球性競賽與獎項的設立等等。以此作為觀察當代運動文化的簡要指標，目前運動文化的確朝向全球化的方向前進。以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例，自從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奧會的會員國不斷擴充、比賽項目持續增加、參賽國數目與日俱增、收看媒體轉播的國家與人數同步成長，同時，以國家為單位的全球性競爭也愈來愈激烈。凡此種種，都可以看做運動邁向全球化的現象。然而，除了這個浮面的描述之外，究竟當代運動全球化的特質為何、以及媒體是否作為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目前運動社會學學者的論爭焦點，也正是本文的研究問題所在。

以文化全球化脈絡的觀照，本文希冀經由相關文獻的整理，分析解釋兩個研究問題，並分別在以下的第貳節與第參節進行討論。第一，如何理解運動全球化的現象？在第貳節中，本文透過回顧與耙梳「文化帝國主義」與「全球化」兩種主要觀點，以較為鉅觀的社會理論來分析當代的全球運動文化。

第二，媒體在運動全球化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在這個部分，本文將

以全球化的歷史架構為軸心，察考文化全球化不同時期中的傳散管道，然後嘗試建構一個簡略的媒體中心擴散模式，解釋當代運動全球化的主要動力。

最後，在描繪媒體於運動全球化中的特殊角色之後，本文的結論部分將再度回頭檢視第一個研究問題，從而廓清運動全球化、乃至文化全球化的現象。本文質疑當前文化全球化的主流論述，指出運動全球化乃是一個受到西方支配、且以第一世界控制的跨國媒體為中心的現象。本文從而建議，相關分析應當捨棄部分全球化論者漠視國際關係不平等的天真論調，重回世界體系的分析架構，並呼籲以政治經濟學的視野分析媒體與文化全球化的關係。

貳、運動全球化：文化帝國主義或全球化？

當前對於運動文化的全球化趨勢，論者通常採取兩個不同、甚至是敵對的觀點。其一是延續六〇年代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文化帝國主義」論述，另一陣營則是九〇年代以來在歐美學術界蔚為主流的「全球化」論述。

簡言之，持文化帝國主義論點的學者認為，西方式運動 (Occidental sports) 在全球各地廣為流傳的現象，正體現了「中心—邊陲」的宰制關係：透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權力關係，西方的運動文化從體系中心的第一世界國家，往邊陲的第三世界國家散佈。第三世界在經濟上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邊陲地位，從此陷入「不平等發展」的輪迴中、無可自拔於「低度發展」之外 (高銑，1989 [Amin, 1976])；依循相似的邏輯，對文化帝國論者而言，邊陲國家在文化上接受了西方式運動的霸權宰制，就在意識型態上也陷入低度發展的泥淖中。

另一方面，全球化論者則否認文化——包括運動——的全球化，具有任何的不平等或宰制關係，並且痛批文化帝國主義者的教條思想、已經不能解釋當前的文化全球化現象。他們認為，當前運動的全球化，是四海內所有在地文化 (local cultures) 的「相互連結」 (interconnectedness) 的結果，而非經濟或政治等單一力量所能決定。同時，全球運動文化中也沒有「中心」或「邊陲」；也就是說，全球運動文化並非西方式運動的擴散，而是各種在地運動互相交流下、所形成新的世界文化 (world culture) 或「混雜文化」 (hybrid culture)。

一、文化帝國主義觀點

文化帝國主義論者基本上認為，位於資本主義中心的西方國家，為了擴展其運動休閒工業的消費市場、以及獲取更為廉價的運動勞工，而向第三世界國家推銷西方式運動 (Maguire, 1999: 19)；進一步而言，西方式運動建立在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之上，邊陲國家接受了西方式運動，就為中心國家在經濟上的剝削奠立了基礎 (Kang, 1988)。這個觀點聚焦在經濟面向，論稱「文化與經濟相互服務」 (Tomlinson, 1991: 3)：亦即，中心國家「灌輸」邊陲國家人民這些西方生活方式，無非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有論者從 Gramsci 的霸權論出發，指出殖民帝國「輸出」西方的運動，宰制了殖民地人民的意識型態 (Stoddart, 1988: 651-653)，因此可藉以維繫帝國——包括政治、經濟、及文化等層面——的長治久安。

文化帝國主義論者主要從兩方面觀察運動全球化的現象，並分析其中的宰制關係：第一是探討現代運動隨殖民帝國擴散的歷史，其二是觀察後殖民時期的第三世界運動產業與文化的從屬地位。

首先，現代運動的傳布歷史，說明了運動文化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張為基礎的事實。以足球為例，源起於英格蘭，十九世紀往外擴展至歐洲各地，然後往拉丁美洲、亞洲、非洲散佈的地理型態，正符合了

資本主義的擴展歷史——換句話說，運動的「全球體系」，就是架構在經濟的「世界體系」模型之上 (van Bottenburg, 2001: 166)。不同殖民地，因為受到不同殖民母國的影響，而接受與延續了不同的運動文化，例如英國板球在印度 (Stoddart, 1988)、美國棒球在加勒比海地區等 (Klein, 1991)、日本棒球在台灣等等，也與資本主義「中心—邊陲」關係呈現一致性。

即使在當前的全球運動文化當中，西方式運動仍然具有跨國性的宰制地位，而不是各個不同社會運動文化的「均質」交融。例如被視作最重要的全球運動盛會的夏季奧運會，在 1993 年以前比賽項目中只有柔道是「非西方」的運動 (Guttmann, 1993: 133)；而到目前為止，也只多增加了跆拳道而已。其原因在於，亞、非等地的傳統運動通常僅限於特定種族與地區，因此無法獲得多民族的新興國家中、亟於建構國族認同的第三世界政治菁英的青睞，所以就更難以拓展到其他國家；相反地，這些政治菁英為了弭平國內不同族群的差異，往往傾向選擇前殖民母國留下的運動文化遺產，而使得這些西方式運動蛻變成當地的「國族運動」(ibid, p. 134)，而進一步深化了西方式運動在第三世界的基礎。

其次，邊陲國家接受了西方式運動，無論他們是否能夠在競技中擊敗中心國家的代表隊、或者在多大程度內「重新詮釋」這些運動項目，都無可避免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與世界體系的權力關係。因為，西方的競爭性運動作為「社會深層的文化與結構載具」，其中的意識型態直接或間接反映了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包括競爭、排名觀念、個人主義與團隊競爭等等。而國際性比賽中的國家代表隊競爭方式，就映射了世界體系的安排 (Galtung, 1982)。透過這個具有強大影響力、並偽裝成「非政治」(apolitical) 的文化符碼，文化帝國主義得以貫穿殖民歷史與後殖民時期，持續宰制前殖民地的邊陲國家 (Stoddart, 1988: 673)。

因此，邊陲國家的運動文化受中心國家宰制與剝削的狀況，並未隨

著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主權上的獨立而告終結。Klein (1991) 對多明尼加棒球工業的研究便顯示，雖然當地球迷還殘存著些許對美帝的抗拒能力、並且某種程度地傾向認同本地棒球文化 (pp. 152-154)；但無可否認的，在美國職業棒球工業的積極介入下，多明尼加的棒球——從個人、產業、到文化的微觀到鉅觀三層面，都淪為美國的附庸、而呈現「低度發展」(underdeveloping) 的困境 (pp. 57-61)。他說，

美國棒球在無意中，便摧毀了多明尼加棒球文化脆弱的自主性，同時還從上至下徹底削弱其文化結構。結果造成多明尼加棒球對美國大聯盟的直接依賴，就如同該國社會其他部門對美國跨國企業的依賴一般。(p. 152)

張力可 (2000) 在對台灣棒球的實證研究中進一步指出，第三世界運動勞工輸出第一世界，根本不具「抗拒」的意義，反而是邊陲社會低度發展的延伸：「第三世界接觸殖民現代性的洗禮，參加這場號稱『普遍主義』的遊戲後，『發展』就成為沒完沒了的夢魘」(p. 281)。Guttmann (1993) 也認為，即使到了今日，對西方式運動此一文化帝國主義的形式，「第三世界人民的抗拒能力其實微不足道。」(p. 134)

二、全球化觀點

文化帝國主義論者的觀點，受到全球化論者的大力撻伐。基本上，全球化論者認為文化帝國主義論點一方面漠視第三世界國家人民的主體性，同時也對於「文化」的動態本質視而不見 (Tomlinson, 1991)。從這個角度出發，Maguire (1999) 強調，運動全球化絕非「單向的」文化帝國主義現象，第三世界人民更非坐以待斃的「文化傻瓜」，

有時候，非西方國家的人民不僅僅具有抗拒西方男性中心運動文化、並以自己的獨特方法詮釋「西方式」運動形式、模式與行銷手法的能力；同時在全球性的層次上，他們也能夠維繫、培養、與傳布自身固有的休閒方式。…〔另一方面，〕不同的性別、種族、階級、以及各式各樣的團體，也不斷地改變、挑戰、並重新詮釋西方式的身體文化。(pp. 76-77)

全球化論者 Robertson (1990) 把文化全球化歷史分成五個歷程 (pp. 26-27)：第一階段「萌芽期」(germinal) 為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中期的歐洲，主要特徵包括中世紀民族國家的醞釀以及個人主義的抬頭。「開端期」(incipient) 為十八世紀中期到 1870 年代，強調和諧與同一性、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興起。「成長期」(take-off) 由 1870 年代到 1920 年代中期，民族主義擴張、部分非歐洲國家晉身「文明」之列、及設立國際性競賽如奧運與諾貝爾獎。「霸權鬥爭期」(struggle-for-hegemony) 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霸權之間的嚴重衝突；以及戰後迄今的「渾沌期」(uncertain)，包括第三世界去殖民化、冷戰結束，而帶來複雜且高密度的全球化時代。

Maguire (1999) 以 Robertson 的文化全球化脈絡觀照現代運動，論稱運動是文化全球化的一項明證 (pp. 75-94)。現代運動萌芽於十八世紀的英國，特徵是社會學家 Elias 所稱的「去暴力化」，然後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取得主流地位；這兩個階段，符合 Robertson 所稱的「萌芽期」與「開端期」兩個時期。隨後現代運動以西方的帝國主義為媒介，向亞、非、拉美殖民地大幅擴張，是全球化運動的「成長期」。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運動披著民族主義旗幟、成為國際霸權競爭的表徵，然後這股對抗的潮流延續到冷戰期間，也就是「霸權鬥爭期」。最後是當代前殖民地國家的獨立與崛起，在運動場上與過去的殖民母國競爭、甚至壓倒西方國家；目前不同

社會的在地運動也開始向西方傳播，呈現出彼此高度關連、文化內容豐富多彩的「渾沌期」。

既然是一個全新的全球化時代，全球化論者便集中火力在描述當代運動全球化、與過去殖民帝國向殖民地「移植」運動兩者的不同之處。他們一方面探討第三世界人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如何透過參與西方式運動發聲、並且以本身文化賦予西方運動新的意義；另一方面，則抹去全球運動的「西方化」或「美國化」色彩，論述亞、非等地的傳統運動如何融入全球運動文化。

首先，當今的全球運動中，第三世界人民在西方式運動的競技場上逐漸有後來居上、凌駕前殖民國的情況。從前被帝國主義者用於「文化殖民」的國際性運動組織與競賽，反倒成為前殖民地的發聲空間。例如，國際足球總會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簡稱 FIFA) 過去扮演了經濟與文化帝國主義的推手，但如今卻被第三世界人民將之轉化為「抗拒舊的文化帝國宰制、與新的跨國資本主義霸權的場域」(Sugden & Tomlinson, 1998: 223-231)。因此，看待 FIFA 與足球的全球化，必須揚棄文化帝國主義論點、代之以全球化觀點。

全球運動雖然是以西方運動——主要是英格蘭的競爭形式——為主體、並以十九帝國主義散佈到全球，但如今第三世界人民能夠以其自身的社會脈絡，重新詮釋與實踐西方運動、並豐富了全球運動文化的內涵。當今運動全球化的「原型」，的確是以十九世紀末的四個政治經濟強權——英、美、德、日——的運動文化為基礎，也存在「中心—邊陲」的不平等關係。但是，殖民地人民接受西方運動之後，往往能夠成功地將其轉化為本身的「固有文化」，例如印度的板球、多明尼加的棒球、南非的橄欖球等等 (van Bottenburg, 2001: 197-200)。這種第三世界的國族運動，在內涵與意義上，都已經與過去的西方式運動涇渭分明，不可以當作是受到文化

宰制的結果。

雖然第三世界接受了西方式運動的形式與規則，但是全球化論者認為，他們有自己「玩」的方式。例如全球各地踢足球的方式就因地而異，愛爾蘭足球混合了當地蓋爾人 (Gael) 民俗足球的技巧、或者美國與南歐足球運用了籃球的策略等等 (Giulianotti, 1999: 21-22; 142-145)。棒球源起於美國，但是日本傳統道德觀卻滲透進入其棒球文化，並且實際影響了日本職棒管理風格與工作倫理 (Horrowitz, 1995)。因此，論者以為日本職棒與美國職棒內涵大相逕庭、並不是「文化殖民」所可以解釋。

同時，即使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觀看與消費跨國運動工業的訊息與產品，全球化論者認為，他們也不是一群毫無自主性、單純接受跨國企業「餵食」的呆瓜，而是能夠以其文化背景與需求，重新消化詮釋第一世界的運動文化、並建立在地認同的主動消費者 (Andrews, 1997)。以 NBA 在紐西蘭為例，當地的觀眾能清楚瞭解 NBA 與紐西蘭文化之間的差異，並成功地藉由這個「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來建構「文化自我」(cultural Self) 的認同 (Jackson & Andrews, 1999)。

其次，西方式運動也開始轉化。西方世界開始學習亞、非等本土運動文化，當前的全球運動正可以體現全球化時代的文化特徵：雜化。這個概念的開路先鋒之一 García Canclini (1995) 把雜化視為後現代文化的本質，他指出，由傳播科技帶動的混雜文化 (hybrid culture)，抹消了精緻、常民、與流行文化之間的界線，以異質性取代同質性，更使得文化「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而打破了過去在地文化與民族國家接軌的必然性。這種雜化與混合的特質，不僅僅是「後現代」的，同時也是全球化時代「全球」與「在地」同時並存的文化表徵 (Nederveen Pieterse, 1994; Cvetkovich & Kellner, 1997: 11)，Robertson (1995) 更捨棄全球化這個傾向同質性的描述、為之冠上「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的新名詞。

以東方武術為例，當前西方社會——無論是菁英階層或是勞工階級——學習東方武術日益普及，證明了全球運動文化之間互相連結程度的提高，而非過去從西方傳散到世界各地的單向式線性過程。全球化論者認為，「過去歐洲把現代運動帶到亞洲，如今亞洲則將傳統運動傳給歐洲。」(Bonde, 2001: 216) 另外，東方世界人民對於西方式運動也不是照單全收，在現代運動的傳布過程中，在地人民的主動性仍處處展現。以高爾夫球在日本社會散佈與商業化、以及同時遭受抗拒的狀況為例，當代運動的全球性傳布，已經不是「西方化」或「美國化」的結果 (Horne, 1998)，而是「去西方」與「去中心」的文化全球化所導致。

縱論上述文化帝國主義與文化全球化論者的看法，兩者對於運動全球化的基本論點，可以從表一中得到一個概括性的瞭解：

表一：運動全球化的兩種主要觀點比較

文化帝國主義	文化全球化
1. 延續南-北關係	1. 新時代平等關係
2. 資本主義動力	2. 非單一動力
3. 文化持續宰制	3. 文化自主
4. 經濟持續依賴	4. 經濟融合與競爭

參、西方運動的全球擴張

如果當代的運動文化當真如全球化論者所言，已經是文化全球化的現象之一，那麼，什麼是這個過程背後的動力、而運動全球化又是如何傳散？一般來說，文化全球化的論述都盡量避免「單一動力」的歸因，而傾向從多個面向解釋文化全球化，包括民族、媒體、科技、商業、以及意識型態等層面 (Appadurai, 1990)。因此全球化論者強調 (Maguire, 1999)，

運動全球化並非由任何單一團體——例如資產階級、跨國企業、或第一世界國家等等——所決定，而是由包括勞工、科技、資本、媒體文本、以及意識型態的全球性流動與網絡所造成的結果。

然而，與包括經濟財貨與跨國勞工等範疇相較，作為最易於打破疆界、達到全球性流通目的的媒體訊息，一向最為全球化論者所注重與討論。運動全球化現象中，媒體也一直是許多論者關注的焦點。例如 Real (1989) 就樂觀地認為，由電視與廣播帶到世界各地的奧運會賽事轉播，「創造了 McLuhan 理想中的『世界村』。」(p. 248) 而追溯英國運動發展的簡史之後，Briggs (1994) 雖然不忘提及經濟因素的重要性，但他還是把媒體當作最重要的運動全球化成因。另外，如同 García Canclini (1995) 強調傳播科技在型塑混雜文化的關鍵角色，部分運動全球化論者也以為，包括有線電視與網際網路等具有強大負載與跨國傳輸能力的新媒體，將可以帶來一個新的、混合的全球運動文化，取代過去以盎格魯薩克遜為主體的西方式運動 (van Bottenburg, 2001: 205-206)。

一、文化全球化的歷史架構

由於大眾傳播佔據當前表意系統的支配位置，所以解釋當代各種文化現象時、尤其是跨國的文化流動，往往聚焦在媒體之上 (Tomlinson, 1991: 6)。也就難怪媒體被以上許多論者，同時當成運動全球化的成因與結果。然而，Maguire (1999) 直指這類論述犯了「媒體中心」論的謬誤；媒體，是運動全球化的重要動力，但不是唯一的因素。

但是 Maguire 的指控，並未能瞭解或指出媒體在當代文化全球化中的獨特地位。尤其目前運動文化的主要形式，已經從個人與社區性的參與、轉變為大眾式的「觀賞式運動」(spectator sports)；無法到現場觀戰的絕大多數觀眾，是以媒體作為體驗與消費此一文化活動的唯一方式。「媒體中介的運動」(mediated sports)，其實是當代運動文化的主流 (Rader, 1984;

Wenner, 1989; Lever & Wheeler, 1993)。這種情況在跨國的運動文化中，尤其明顯。雖然部分運動菁英與少數球迷，有機會直接經驗與參與當前的全球運動；但對於台灣的 NBA 球迷來說，電視轉播及平面媒體的報導，幾乎就是這項全球運動活動的全部。

政治學者 Held 等人所提出的研究全球化的歷史架構，詳細分析不同時期、不同層面的全球化的特質與動力，可以作為我們瞭解文化全球化、及運動全球化中媒體角色的一個藍本。他們從空間廣度、跨國界的影響層面與強度、及流動的速度為分析單元，將西方歷史依照不同的全球化型態，區分為四個時期：十六世紀前後的「前現代」(pre-modern)、十七與十八世紀航海時代的「現代早期」(early modern)、始於十八世紀中期的殖民帝國大幅擴張的「現代期」(modern)、以及 1945 年以後的「當代期」(Held *et al.*, 1999)。以此歷史架構為經緯，他們指出，「前現代」與「現代早期」的文化全球化動力，包括世界宗教、多文化帝國等等；「現代期」為殖民帝國與西方社會的意識型態；「當代期」則為利潤邏輯與娛樂需求。

由於運動文化的全球化，其實幾乎只發生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現代期」與「當代期」，因此我們鎖定在文化全球化的這兩個時期，以這個鉅觀的架構觀察運動全球化。Held 等人指出，在文化全球化當中，「現代期」的主要載具或傳播管道，是殖民帝國的知識份子與政治網絡；而「當代期」的文化全球化載具，則轉移到大眾媒體 (ibid, pp. 368-369)。這兩個時期間的文化全球化載具轉換，可以套用在運動全球化的過程中。在上述許多文化帝國主義論述中，已經清楚看到西方殖民帝國在運動全球化的痕跡；而這大半是因為歐洲在十九世紀現代運動傳布關鍵時刻，在政治經濟上的支配地位所導致 (Mangan, 2001)；如今殖民帝國瓦解之後，西方式運動仍持續向外擴張，媒體扮演與過去殖民帝國政治網絡類似的角色。從此一歷史架構出發，本文將在下一小節集中論述媒體在當代運動全球化中

的角色。

二、媒體在西方運動擴張中的關鍵角色

在進入媒體於當代運動全球化扮演角色的討論之前，本文擬以教育體系在十九世紀後英語全球化的功能，作為一個類比。這樣的比附並非無的放矢。語言與運動相同——甚至更為明顯，都是意識型態的載具，同時也都以其他功能覆蓋其上、偽裝成「非政治」與「非意識型態」的工具。Stoddart (1988) 就指出，語言與運動，在表面上都是不具強制性、或暴力統治的「溝通工具」或「遊戲」，卻也同時都無處不可見殖民帝國的意識型態滲透其中。

如同在運動全球化的辯論，英語全球化的討論也可大致區分為文化帝國主義與全球化論調兩大陣營，彼此之間對於英語全球化的歷史詮釋、中心一邊陲的權力關係痕跡、以及當代第三世界人民的抗拒能力等等，都各執一詞（張月珍，2001）；而這些論辯，也都與運動全球化之間有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因此，我們可以從英語全球化的討論借光，以為類比來分析運動的全球化。

de Swann (1991) 以「花朵」模式（見圖一），來比喻與解釋十八世紀歐洲國家「國語」的建構與形成。位居民族國家政治中心的菁英所操持的官方語言，佔據該國語言的中心位置（中央花蕊），國家中其他地區的方言則位居邊陲位置（四周花瓣）、彼此之間不相重疊而透過中心交流。至於國家之內的語言交流管道（十字形花瓣莖），則是當時由當時各地的地方政治菁英與教育系統擔任。Pennycook (1994) 進一步解釋十九到二十世紀英語全球化的歷史，認為第三世界的教育系統，在英語傳散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地位（pp. 42-49）；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全球性的層次上，殖民帝國與二次戰後獨立新興國家的教育體系，扮演了英語全球化的傳輸管道——也就是 de Swann 模式中的「花瓣莖」。



圖一：de Swann 的語言擴散「花朵」模式

同樣的，從殖民到後殖民時期，殖民帝國與第三世界的教育體系在運動全球化中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足球與橄欖球於十九世紀初在英國的普及，公立學校教育是其中的樞紐所在 (Giulianotti, 1999, p. 3)。隨後，大英帝國延伸到殖民地的教育體系及其運動教育的意識型態，便是推展盎格魯薩克遜式的競爭式運動到全球各地的重要管道 (Mangan & Hickey, 2001)，因此構築了現代運動擴散、成為當前文化全球化現象之一的基礎。

大英帝國的運動，包括賽馬、板球、高爾夫球、射擊、足球等，能夠在十九世紀逐漸推展到澳洲、紐西蘭、香港、南非等全球各殖民地，就是透過教育與教會兩個體系，其中尤以教育體系佔有最首要的地位 (Stoddart, 1988: 654-655)。另一方面，處於邊陲的國家，也以其新式的教育體系及菁英作為傳播西方式運動的媒介。以十九世紀中期開始的日本運動史為例，日本公立大學的體育課程、以及接受西式教育與觀念的知識份子菁英，是西方運動得以在這個古老東方國家扎根的關鍵因素 (Guttmann & Thompson, 2001: 39-45)。

如果說在十九世紀全球化「現代期」，教育體系是運動全球化過程裡的「花瓣莖」傳輸管道，那麼如今的大眾傳播媒體便可說後殖民時期的「教育體系」，西方世界主導的跨國媒體，更位居當中要津，是「當代期」中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傳輸管道。就連抨擊「媒體中心論」的運動全球化論者 Maguire (1993)，在其針對八〇年代後美式足球在英國發展的研究中，其實都以「媒體—運動複合體」(media-sports complex) 為當中最關鍵的環節。美式足球得以在足球發源地的英國風行起來，其中的要角為第四頻道 (Channel 4)、職業美式足球聯盟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以及負責

其在英國市場行銷的廣告公司 Anheuser-Busch。另一個例子是足球在日本的發展。足球過去在日本並不是相當普及的運動，以全人口中的參與度來說，於 1991 年只排名日本各項運動中的第二十二名；然而日本職業足球聯盟 J. League 卻能夠在 1993 年成立並且逐漸茁壯，許多論者、甚至該聯盟都認為，媒體是最大的功臣 (Horne, 1996)。

在當今觀賞式運動時代，媒體成為運動全球化的樞紐。媒體——尤其是跨國媒體——報導與轉播特定形式的運動活動，不僅僅意味著推廣這類運動，同時也壓抑了其他運動活動的曝光時間、也就打壓了其他形式的運動。例如，在跨國與本地媒體都以轉播西方式競爭形運動——足球——的情況下，非洲人民無法再堅持其傳統社區參與的運動、而成為西方運動的消費觀眾，導致非洲本土運動的消失 (Kang, 1988: 434)。在西方式運動蔚為第三世界媒體的主流內容之後，各種在地運動活動也就因此受到影響或打擊。

在台灣的相关研究也發現，西方式運動、尤其是美國的職業運動，透過跨國媒體的力量、大量引入海外的運動賽事轉播，使其在本地獲得長足進展，也間接導致台灣本土的運動產業陷入危機。舉例來說，NBA 仰賴主要掌握在美國資本家手中的跨國衛星電視頻道，大量地向亞太地區國家銷售，打下在台灣市場，同時埋下台灣「中華職籃」解散停賽的潛在因素 (邱繡霞，2002: 113-117)。

而在第一世界運動產業大舉擴張的影響下，台灣媒體也逐漸以國外運動賽事為報導重點，忽略了本土的運動。舉例來說，年代體育台、東森育樂台、以及緯來體育台三個本土運動頻道的新聞內容，調查發現，國外的體育新聞佔了整體內容的 75%，其中美洲部分就佔了全部的 50%、是台灣運動賽事報導的兩倍。同時在這些本土運動頻道的報導中，國外的相關運動新聞，也大多被排在較顯著的前面時段，而把國內的本土賽事報導

「擠」到較不重要的後半時段 (鄭安翔, 2001)。而對於緯來體育台賽事轉播的研究也發現 (王俊強, 2001), 從 1997 年到 1999 年間, 該台轉播本土運動的比例逐年下降; 雖然 2000 年出現大幅回升, 但卻是受到另外兩家本土運動頻道轉型退出市場、以及跨國運動專業媒體——衛視體育台——與 ESPN——大力競標國際賽事轉播權之下, 不得不然的結果。

由於媒體的傳播力量, 使得跨國運動賽事逐漸普及, 運動全球化的趨勢就愈趨明顯; 同時由於散居全球各地的絕大多數觀眾不可能都親身參與, 電子媒體的轉播與報導的需求也就更為殷切。一方面, 運動組織藉由媒體擴大市場規模與利基; 另一方面, 跨國媒體不但可以賺取高額的廣告費, 也藉著普受歡迎的運動賽事而打進不同國家的市場, 兩者因而形成了全球性「媒體—運動複合體」。

首先, 對於運動組織來說, 廣電媒體帶來的鉅額轉播權利金、以及隨之而來全球市場規模的擴大, 都可以帶來實際的經濟收益。以 NBA 為例, 2002 年時該聯盟的比賽透過電視於全球 212 個國家轉播、約可涵蓋 7 億 5000 萬收視戶 (NBA, 2002); 在 1997 年, 海外的電視轉播權利金達 3 億美元, 而包括周邊商品等所有的海外市場收入, 更高達 15 億美元 (邱繡霞, 2002: 94)。在媒體的強力促銷下, NBA 的全球能見度與知名度都大為提升。以台灣為例, 近年的調查顯示, 有九成的青少年知道 NBA 的商標, 也有高達近五成的成年人常常收看 NBA 的轉播 (ibid)。根據尼爾森公司的收視率調查則顯示, 以 2002 年的 NBA 冠軍賽系列與同年的本地國際籃球邀請賽「瓊斯杯」做比較, 雖然 NBA 的平均收視率 (0.26%) 並不比瓊斯杯 (0.32%) 來得好, 但是這是在瓊斯杯於黃金時段播出、而 NBA 冠軍賽於台灣時間白天九點開打所做的不公平比較。同時, 在 25 歲到 39 歲成年男性觀眾群的平均收視率, NBA 則佔了優勢 (0.60% vs. 0.36%)。因此對於廣告商來說, NBA 的時段更為吸引人、也就更為昂貴。

跨國媒體當然不是漫無目的的轉播運動賽事。其背後的動力，就是資本主義的利潤邏輯，也就是 Held 等人強調的「當代期」全球化的動力所在。在媒體市場結構逐步私有化、商業化的趨勢下，媒體轉播特定的運動賽事，莫不是為了運動節目所能帶來的可觀廣告利潤（劉昌德，1998）。例如日本 J. League 足球聯盟成立的利基，其實就在於足球是當地十五到十九歲青少年當中、受歡迎度排名第二的運動項目（Horne, 1996: 532）；由於年輕消費族群是媒體廣告主最想達到的標的觀眾，因此媒體當然也就願意大力為 J. League 推波助瀾。

媒體成為運動全球化傳散載具的同時，跨國性的運動賽事，也成為西方跨國媒體擴大版圖的最有利工具（Kang, 1988: 438；邱繡霞，2002）。而且，在這一股跨國媒體與職業運動合流的趨勢中，媒體逐漸取得優勢的地位、主宰了職業運動組織的發展（Glodberg & Wagg, 1991）。更有甚者，則是跨國媒體乾脆就收購職業運動組織，以利其向全球市場進軍（Harvey *et al.*, 2001；Moore, 2002）；更由於跨國媒體—運動複合體在全球市場的成功，使得包括 NIKE 與其他各式各樣的跨國企業，借重運動在跨國行銷方面的能力，以策略聯盟等形式，在運動產業之上形成了更為龐大的跨國企業聯合（Whitson, 1998）。

跨國媒體為了利潤動機轉播與報導運動，就不會以「在地」觀眾的權益為考量，可能為了擴大利基而任意改變比賽的規則與形式。舉例來說，在英國倫敦舉辦的世界重量級拳擊賽（The World Heavyweight Boxing），往往在當地的午夜時分開打，只是為了配合美國東岸的電視黃金時段而已（Boyle & Haynes, 2000: 54）；因為對大部分的跨國企業廣告主來說，美國東岸大城市的消費者，比起英國的拳擊迷要值錢且重要。

另外，一些現代運動項目，也因為商業媒體的要求，逐漸喪失了發源地的在地傳統風貌。英式橄欖球的傳統形式與規則，在跨國媒體的影響

下，逐漸改變了它原來的形式 (Boyle & Haynes, 2000: 162)。足球的低得分與冗長步調，一向被美國娛樂媒體「詬病」；為了迎合跨國媒體的需求，FIFA 內部還曾經出現要求減少上場人數、以及禁止防守方在罰踢自由球時排人牆的呼聲 (Glodberg & Wagg, 1991, p. 249)。

肆、結語：重返世界體系的視野

世界體系理論的始作俑者 Wallerstein 提醒我們，許多全球化論述，錯誤地把一九九〇年後傳播新科技所帶來的高密度全球經濟、政治、與文化交流，當作一個全新的現象。他主張擴大視野，從 1450 年以來的資本主義擴張來研究全球化。從這樣的歷史角度出發，他認為所謂全球化時代中、以普世主義 (universalism) 為基礎誕生了世界文化 (World culture) 的講法，根本是子虛烏有。他指出，普世主義並不是一個不同文化平等交流下的產物，而只是某些在世界體系中取得優勢地位的特定文化，所界定出來的價值。所謂的普世主義與世界文化，就是伴隨世界體系的擴張，資本主義意識型態向全球滲透的「西方化」結果 (路愛國與丁浩金譯，1999; 王志弘譯，2001)。

相似的論點，也可見於台灣學者對於全球化論述的反駁。Thomlinson (1991) 以為當前第三世界受到西方文化的外來影響，是該社會的自主選擇。沒有任何「殖民帝國」或宰制團體的箝制；因而主張揚棄文化帝國主義觀點、改採以「現代性」(modernity) 擴散為基調的全球化論點，來看待當代文化全球化現象。陳光興 (1994) 批評指出，這類論調是第一世界學術圈「潛意識的脫罪」言論。他認為，全球化的種種應該放在「全球跨國資本主義」的進程來理解；過去「領土侵略式帝國主義」雖然已經結束，但是新形式的帝國主義，仍舊透過跨國資本力量繼續剝削邊陲國家 (pp.

9-11)。

在運動全球化當中，殖民帝國的幽魂同樣盤桓不去。以印度板球的發展為例，雖然在政治主權獨立後，歷經了本土化的過程；但是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受到商業化與跨國資本入侵的影響，印度板球文化重新臣服於西方世界為首的跨國運動組織與商業利益，而經歷了「再殖民化」(re-colonization) (Appadurai, 1995)。在資本主義邏輯的宰制下，印度人民即使能以自己文化的特有方式玩板球，卻還是要被西方世界為主的資本家，收編到其跨國文化工業的羽翼之下。

另一方面，第三世界人民對於當前西方式運動透過媒體的「傾銷」，當然不是照單全收的文化傻瓜；更不能否認在這當中，邊陲國家人民已然擁有、或可能形成的抗拒能力。但是這樣的抗拒能力，不能夠跳躍式地將之連結上「邊陲國家自主選擇」的「去歷史」、「去政治」的天真假定。全球化論者必須回答的質問是，在怎樣的殖民歷史脈絡與利潤基礎上，跨國媒體選擇了西方式運動、而排除大部分的第三世界本土運動，從而造成邊陲國家本土運動的延續危機。如前所述，在觀賞式運動成為目前運動文化主流的情況下，本土運動因為缺乏曝光的機會，根本就喪失了「被觀眾詮釋」的機會、也喪失了生存的條件。這並不是反覆重申媒體閱聽人的主動詮釋能力，就能夠為跨國媒體脫罪。

同時，目前其他地區的本土運動，也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西方運動、或全球運動進行交流，而是必須符合西方世界的意識型態，才有機會受到青睞；然後才能透過西方世界中心、與跨國媒體的管道，往其他邊陲國家傳布。被全球化論者標舉作為全球化「混雜運動」(hybrid sports) 代表之一、在西方受到歡迎的東方武術，目前在奧運中也只佔有柔道與跆拳道兩項，參賽者也以源起的東亞國家、以及部分西方世界為主，缺乏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如非洲各國的參與 (Guttman, 1993: 134)。再者，在東方世

界各式各樣的傳統運動當中，也只有符合西方式運動「競爭」本質的武術，才能成為全球運動的一員。

因此，我們以 Held 等人的全球化鉅觀歷史架構為經、de Swann 的語言全球化擴散模式為緯，探討運動全球化的現象、以及媒體在當中的角色。簡言之，十九世紀的運動全球化動力為殖民帝國的擴張、當代的動力則為跨國企業的利潤驅力；歸根究底，兩者都可以視為資本主義不斷擴大資本積累邏輯的產物。其次，運動全球化的主要擴散管道，在十九世紀的「現代期」為殖民帝國的教育體系，在二次戰後的「當代期」，則為西方世界主宰的跨國媒體。當前的運動全球化，正是一個以「西方\媒體」為中心的全球文化。

部分全球化論者往往將當代運動的全球擴張，放置在一個「權力真空」的國際關係架構下理解，而對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向外殖民與宰制的歷史視而不見。從歷史脈絡解析，運動全球化是一個具有「方向性」的現象：從地理上來說，是依循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邊陲」關係前進；從意向上來說，則是遵循著跨國企業利益的方向，透過媒體向全球各地的市場前進。因此本文主張，對運動全球化、乃至文化全球化的分析，必須以資本主義的發展軌跡為出發點，並重新評價世界體系理論、擴大歷史視野，才能正確揭露當代全球化的特性。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王志弘譯 (2001 年 10 月 3 日)。〈全球化或轉變的年代？：世界體系軌跡的長期觀點〉，世新大學演講稿。台北，景美。(原文 Wallerstein, I. [2001]. Globalization or the age of transition?: A long-term view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王俊強 (2001)。《運動頻道節目之播映考量因素研究——以緯來體育台為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論文。

邱繡霞 (2002)。《媒體運動的全球策略——以 NBA 在台灣的发展為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碩士論文。

高銑譯 (1989)。《不平等的發展：論邊陲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構》，台北：桂冠。(原書 Amin, S.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陳光興 (1994)。〈解毒《文化帝國主義》〉，馮建三譯 (1994)，《文化帝國主義》，頁 7-14。台北：時報。(原書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張力可 (2000)。〈全球化／在地化的辯證——九〇年代台灣棒球場域的認同動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8：245-286。

張月珍 (2001)。〈英語帝國的解構與再建構：網際網路全球化時代的語言文化政治〉[線上資料]。見：
<http://english.nccu.edu.tw/publication/conf2/zang.htm>。

路愛國與丁浩金譯 (1999)。《歷史資本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原書 Wallerstein, I.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鄭安翔 (2001)。《有線電視體育新聞內容與產製分析——以年代體育台、東森育樂台、緯來體育台三家準專業體育頻道為例》。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碩士論文。

劉昌德 (1998)。〈媒體在運動商品化過程中的角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2：215-247。

英文部分

- Andrews, D. (1997). The (trans)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American commodity-sign culture and global-local conjuncturalism. In A. Cvetkovich & D. Kellner (Eds.), *Articulating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pp. 72-101). Boulder: Westview.
- Appadurai, A. (1990).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p. 295-310). London: Sage.
- Appadurai, A. (1995). Playing with modernity: The decolonization of Indian cricket. In Breckenridge, C. (Ed.), *Consuming modernity: Public culture in a South Asian world*, pp.23-4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onde, H. (2001). From East to West: The way of the master-oriental martial arts in modern European culture. In J. Mangan (Ed.), *Europe, sport world: Shaping global societies* (pp. 205-216). London: Frank Cass.
- Boyle, R. & Haynes, R. (2000). *Power play: Sport,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Edinburgh: Pearson Education.
- Briggs, A. (1994). The media and sport in the global village. In R. Wilcox, (Ed.), *Sport in the global village* (pp. 5-20). Morgantown, WV: Fitne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Cvetkovich, A. & Kellner, D. (1997). Introduction: Thinking global and local. In A. Cvetkovich & D. Kellner (Eds.), *Articulating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pp. 1-32). Boulder: Westview.
- de Swann, A. (1991). Notes on the emerging global language system: regional,

- national and supranational.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3: 3, 309-323.
- Featherstone, M. (1990). 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p. 1-14). London: Sage.
- Galtung, J. (1982). Sport as carrier of deep culture and structure. *Current Research on Peace and Violence*, 5, 133-143.
- García Canclini, N. (1995). *Hybrid cultures: Strategies for entering and leaving modernity*. Chippari, C. & López, S.,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Giulianotti, R. (1999). *Football: A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game*. Cambridge: Polity.
- Glodberg, A. & Wagg, S. (1991). It's not a knockout: English football and globalization. In J. Williams & S. Wagg (Eds.), *British football and social change: Getting into Europe* (pp. 239-253). Leicester,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 Guttmann, A. (1993). The diffusion of sports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n E. Dunning, J. Maguire, & R. Pearton (Eds.), *The sports process* (pp. 125-137).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 NBA (2002). Coverage expands to 212 countries in 42 languages [Online]. Available:
http://www.nba.com/news/international_tv_deals_renewed_021112.html.
- Guttmann, A. & Thompson, L. (2001). Educators, imitators, modernizers: The arrival and spread of modern sport in Japan. In J. Mangan (Ed.), *Europe, sport world: Shaping global societies* (pp. 23-48). London: Frank Cass.

- Harvey, J., Law, A., & Cantelon, M. (2001). North American professional team sport franchises ownership patterns and global entertainment conglomerate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18, 435-457.
- Held, D., McGrew, A., Goldblatt, D., & Perraton, J. (1999).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 Horne, J. (1996). 'Sakka' in Japa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8, 527-547.
- Horne, J. (1998). The politics of sport and leisure in Japan: Global power and local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33: 2, 171-182.
- Horowitz, I. (1995). Betto-san and the white rat: Evaluating Japanese Major League Baseball managers vis-à-vis their American counterpart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port*, 30: 2, 165-178.
- Jackson, S. & Andrews, D. (1999). Between and beyond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American popular sporting culture in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34: 1, 31-42.
- Kang, J. (1988). Sport, media and cultural dependen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18: 4, 430-443.
- Klein, M. (1991). *Sugarball: The American game, the Dominican dream*. New Haven, C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ever, J. & Wheeler, S. (1993). Mass media and the experience of spor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 1, 125-143.
- Maguire, J. (1993). American football, British society, and global sport development. In E. Dunning, J. Maguire, & R. Pearton (Eds.), *The sports process* (pp. 207-229).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Publishers.

- Maguire, J. (1999). *Global sport: Identities, societies,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Polity.
- Mangan, J. (2001). Prologue: Imperialism, sport, globalization. In J. Mangan (Ed.), *Europe, sport world: Shaping global societies* (pp. 1-4). London: Frank Cass.
- Mangan, J. & Hickey, C. (2001). Globalization, the games ethic and imperialism: Further aspects of the diffusion of an ideal. In J. Mangan (Ed.), *Europe, sport world: Shaping global societies* (pp. 105-130). London: Frank Cass.
- Moore, A. (2002). *Teams as software: An examination of mass media ownership in professional spor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mple University, Pennsylvania.
- Nederveen Pieterse, J. (1994). Globalisation as hybridisatio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9: 2, 161-184.
- Pennycook, A.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Rader, B. (1984). *In its own image: How television has transformed sport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Real, M. (1989). *Super media: A cultural studies approa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Robertson, R. (1990). Mapping the global condition: Globalization as the central concept.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pp. 15-30). London: Sage.
- Robertson, R. (1995).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 R.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y*.

London: Sage.

Stoddart, B. (1988). Sport, 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colonial respon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0: 4, 649-673.

Sugden, J. & Tomlinson, A. (1998). *FIFA and the contest for world football: Who rules the people's game?* Cambridge: Polity.

Tomlinson, J. (1991). *Cultural imperialis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van Bottenburg, M. (2001). *Global games*. Jackson, B. trans. Urbana &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allerstein, I. (1991). The national and the universal: Can there be such a thing as world culture? In A.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system* (pp. 91-105). London: Macmillan.

Wenner, L. (1989). Media, sports, and society: The research agenda. In L. Wenner (Ed.) *Media, sports, and society*. London: Sage.

Whitson, D. (1998). Circuits of promotion: Media, market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 In L. Wenner (Ed.), *MediaSport* (pp. 57-72). London: Routledge.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An Occident\media-centric global culture

Chang-de Liu

ABSTRACT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s the consequence of domination rather than a cultural dissemination based on equal relationship. Following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sports, which is seen as an example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role mass media play in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The discourse about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is subject for critical examination as well. This article uses two analytical frameworks: One is David Held *et al*'s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globalization; the other is de Swann's "floral model"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language. The main force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in the 19th century are colonial empires, and thos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r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dominated by Western capitalists. Both are generated by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Second, the primary agent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in the 19th century are education systems of colonial empires, and thos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are transnational media. To sum up, the global sports in contemporary era are Occident/media-centric.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analyse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and culture to use Wallerstein's "World system"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Cultural globalization, cultural imperialism, sports, globalization of sports, media and sports.